



汉语重言词词典

HANYU CHONGYANCI CIDIAN

汪维懋 编

军事谊文出版社

汉语重言词词典

汪维懋 编

军事谊文出版社

1999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重言词词典/汪维懋编. -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1999. 12
ISBN 7 - 80150 - 003 - 2

I. 汉… II. 汪… III. 汉语 - 连绵字 - 词典 IV. H13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8)第 17298 号

书 名:汉语重言词词典

编 者:汪维懋

出版者:军事谊文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北京天利华印刷装订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版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53.94

字 数:2100 千字

印 数:1 - 1000 册

书 号:ISBN 7 - 80150 - 003 - 2/H·1

定 价:136.00 元

统 筹:王启明 张 丽

责任编辑:赵爱华 金朝宗

张维新 程维勇

陈贵林

封面设计:刘 凯

参加本书的工作人员:徐 强 杜 翔

严基平 赵米南

李福荣 谢玲莺

朱晓智 刘岩梅

唐爱云 张世增

张文君 严卫虔

出版说明

汪维懋先生朴讷强毅,嗜书成癖,苦读于三余,穷搜于百典,集二十余年之心血,以扎实的汉语言文学研究功底孜孜致力于汉语重言词的搜集、考证和整理。至今日,虽积劳已眇一目,仍勤奋笔削不辍。信天道酬勤,他编纂的《汉语重言词词典》共收集汉语各类型重言词 7600 余条,其中为现有字、词书所未载者甚夥。由于多直接取词于古今典籍,故词典具有词源书证早、义项全的特点,并在根据原著考察词语声韵音义的基础上,纠正了过去一些重言词注音欠妥之处。本书的面世填补了大型汉语重言词典的空白,不仅便于科研、写作、读书时利用,而且是汉语言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推进民族文化积累、发展之功。

由于本书涉及的典籍较多,造字量较大,书中或还有一些错谬和造字不美观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不吝教正。

序

徐 复

重言词，亦曰叠字，叠二字以为形况也。其源盖出于《诗》、《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孔传释之曰：“汤汤，流貌；荡荡，言水奔突，有所涤除；浩浩，盛大若漫天。”《大雅·江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毛传释之曰：“浮浮，众强貌；滔滔，广大貌。”《诗》例尤夥，不烦悉举。《尔雅》为群书之检度，其《释训》一篇，备载重言各词，如“明明、斤斤，察也。”再如“桓桓、烈烈，威也。”又如“哀哀、凄凄，怀报德也。”累数十百条，而重言之旨大畅。逮魏张揖撰《广雅》以及后人之续纂，更有“霏霏、霏霏，雨也。”“浑浑、汪汪，大也。”“岢岢、谿谿、谿谿，语也。”“熠熠、倏倏、炯炯，光也。”其数大增于《尔雅》，于是汉魏之重言大体备矣。迄明有杨慎《古音复字》、方以智《通雅·重言》，至清而史梦兰撰《叠雅》，学者取便检阅，亦时称之。顾其书搜集未遍，收词未逾于三千，读者难免以义有未尽为憾。晚近以来，多种新型辞书粲然竞出，唯专收重言词之新作迄未闻见；有之，则汪维懋君之《汉语重言词词典》也。

汪君者，余弟子吴金华君之挚友。二君俱嗜古籍，于辞书编纂之事切磋甚勤。前岁之秋，汪君携《汉语重言词词典》稿本来见，心窃喜之。汪君通敏强毅，读书勤劬，纂集穷日夜不休，收得重言词凡七千余条，群书所载，悉汇集于是，可谓洋洋钜著矣。及批阅其稿，心益嘉之。其书体例善，抉择精，每有考证，亦能当理，窃以为非同凡响。如书中考察王实甫《西厢记》“喁喁”一词之音读，谓注家多音“yúyú”，实则“喁”与“空”、“溶”、“中”等字叶，知“喁”为冬韵字，当读为“yóngyóng”。余亦谓旧音有误，汪君改之是也；《广韵》上平声三钟：“喁，鱼容切。”可为“喁”音“yóng”之佐证。又旧辞书成于众手，难为划一，亦有承讹袭谬未及改

正者,余前撰《辞书沿讹发正》一文,已发其覆;今汪君于考证重言词各条辄申己见,多有订补旧说、提供新知之功,足见其书为会心之作,与余有同好,愿共勉焉。

余尝谓连绵词之研究必须探讨其双声、叠韵之变迤,而后词汇之繁衍可得其统绪。重言词乃连绵词之一支,然则详贍之重言词词典必将有助于连绵词乃至全部汉语词汇之系统性研究。兹试举双声迭韵变迤之例言之。所谓双声相变者,如《尧典》之“浩浩”,又为水势盛大;下字声变则为“浩翰”,《文心雕龙·事类》:“夫经典沈深,载籍浩翰。”此取水大之引申义。又如《荀子·法行》:“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其中“章章”为昭著之义,下字声变则为“章灼”,何晏《景福殿赋》:“故其华表则镐镐铄铄,赫奕章灼,若日月之丽天也。”章、灼双声,义亦近也。所谓叠韵相迤者,如《诗·王风·葛藟》:“绵绵葛藟,在河之浒。”其中“绵绵”形容联绵不断,下字以同韵变为“绵连”,王褒《洞箫赋》:“翩绵连以牢落兮,漂乍弃而为他。”正以接连不断为义。又如《世说新语·德行》:“叔度汪汪如千顷之陂。”其中“汪汪”形容水势深广,下字以同韵相迤则为“汪洋”,王褒《九怀·蓄英》:“临渊兮汪洋,顾林兮忽荒。”亦以水势深广为义矣。上来所引之重言词,出典均明见于汪君之书。倘能继此书之后更汇双声、叠韵词之变迤者为一编,亦当为有益之作也。汪君其有意乎?

今年新春,汪君以定稿之书索序于余,余知是书即将付梓,心甚乐焉。因率书怀想,以当嚶引,不知有当否也。系之以韵语曰:

恂恂维懋,《重言》是纂。

穷日勤勤,批隙导窾。

新义频频,踌躇志满。

余绎其书,乐也衍衍。

1993年2月于南京师范大学

重言词略说

重言词,又叫叠字、叠音词,是汉语中有特殊结构的一类词。由于重言词数量多,在汉语中使用极为广泛,因此研究重言词,了解重言词的概念、重言词的结构形式、重言词的词性及重言词的语音语法特点、重言词的修辞作用等等,是很有必要的。限于篇幅,本文只简要讨论一下有关重言词的定义,重言词的构词形式,重言词的词性和汉语各类词重叠使用的特点以及研究重言词的意义。不当之处,请读者、方家赐正。

重言词的概念

什么叫重言词?重言词的“重叠”或“重叠形式”,包括一个双音形式,这个双音形式为词或词的一部分。即是说,重言词的重叠有两种,一种是没有主从关系的重叠,一种是“附加语”性质的重叠(如“香喷喷”,“香”是主要成分,“喷喷”是附加成分,是附加性质的重叠)。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重言词”加以描述,有的从构词形态(把词分为单音节、双音节、多音节)着眼,称为“双音词”;有的从词的表义功能来命名,谓之“两字相重为义”,等等。

研究重言词,首先要明确词的属性。词是能独立运用的、表义的、最小的语言单位,这个单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具有约定俗成的内容与形式。因此,重言词构词的形式,不论是双音节式、四音节式、ABB式或AAB式,首先是一个独立的表达特定意义的整体。从重言词构词的形式和特点来看,重言词有狭义、广义之分。

狭义的重言词,即严格意义上的重言词,是指由两个相同的单音节重叠而成的双音单纯词。如:潺潺、霏霏、耿耿、规规、济济、唧唧、斤斤、兢兢、啾啾、坎坎、离离、秋秋、拳拳、许许、洋洋、翼翼等。

这类词,是联绵词的一支,和其它联绵词一样,两个音节浑然一体,共表一义,不可拆开理解,不能从单字的形体上去寻求它的意义。如“坎坎”,《尔雅·释训》:“坎坎,喜也。”晋郭璞注:“皆鼓舞欢喜。”坎之义,据《尔雅·释训》:“坎、律,铨也。”晋郭璞注:“《易》卦坎主法,法、律皆所以铨量轻重。”又《说文·土部》:“坎,陷也。”“坎坎”义与“坎”单字义无关。又如“拳拳”,《广雅·释训》:“拳拳,爱也。”拳之义,据《说文·手部》:“拳,手也。”“拳拳”义与“拳”之单字义无关。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单字“坎”和“拳”的意义上推求“坎坎”、“拳拳”的意义。

这类词的另一个特点,是和其它联绵词一样,由于字只记音,不表义,所以同一词往往有多种写法,即音义相同的词往往有两个或多个。如《通雅·释诂·重言》:“逮逮与棣棣通。”“缓缓,通作久久、随随。”“录录、碌碌、碌碌、鹿鹿、陆陆、踽踽、碌碌、碌碌……逮逮”通;等等。这些例子中的各组词,音义多相同,都不能据形求义。诚如《广雅疏证》卷六所言:“大氏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

广义的重言词,是指两个重叠的双音形式,这个双音形式可以是词,也可以是具有约定俗

成的内容与形式的多音节词或成语的一部分。

这就是说,广义的重言词既包括由两个相同的单音节重叠而成的双音单纯词,也包括由单音节词重叠使用而形成的与其单音节词意义相同、相近或相关,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独立性的双音节词。

汉语中有相当数量的与其单字意义相同、相近或相关的重言词。如:

桓桓。《广雅·释训》:“桓桓,武也。”清王念孙疏证:“《诗》序云:‘桓,武也。’重言之则曰桓桓。”

眈眈。《广雅·释训》:“眈眈,视也。”清王念孙疏证:“卷一云:‘眈,视也。’重言之则曰眈眈。”

飒飒。《广雅·释训》:“飒飒,风也。”清王念孙疏证:“《说文》:‘飒,翔风也。’宋玉《风赋》云:‘有风飒然而至。’重言之则曰飒飒。”

浑浑。《广雅·释训》:“浑浑,大也。”清王念孙疏证:“班固《幽通赋》:‘浑元运物。’曹大家注云:‘浑,大也。’重言之则曰浑浑。”

区区。《广雅·释训》:“区区,小也。”清王念孙疏证:“卷二云:‘区,小也。’重言之则曰区区。”

熙熙。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左传》:‘广哉熙熙乎。’予谓‘熙熙’即广也。《周语》云:‘熙,广也。’重言之则曰熙熙。”

其它如青青、巍巍、采采、恨恨、人人、天天、哗哗、轰轰、矣矣、焉焉、刚刚、略略等明显由形容词、动词、名词、象声词、感叹词、数量词、副词等各种词类的单音节词重言而成的词,都不属于双音单纯词。它们和上述重叠的双音单纯词构成了汉语重言词的主体。

广义的重言词,还包括附加在词根上的重叠的双音节词缀,如冰冰冷、煞煞齐、几几乎、麻麻亮、好生生、绿萼萼、肥董董、红丢丢、没趣巴巴、可怜兮兮中的冰冰、煞煞、几几、麻麻、生生、萼萼、董董、丢丢、巴巴、兮兮等;四音节词、成语、俗语等词语中重叠的双音形式,如风风韵韵、丁丁列列、赫赫巍巍、妙手空空、多多益善、零碎伯伯、一口游游气中的风风、韵韵、丁丁、列列、赫赫、巍巍、空空、多多、伯伯、游游等。其他如动物、植物、地名、神名、人名中的重叠的双音形式,也包含在重言词的范畴内(这类词中也有一些双音单纯词)。《通雅·释诂·重言》就记有鸟兽奇名、神名、人名,《叠雅》卷首有《双名录》,卷十三载有动物名、植物名、山名、水名、国名等。

广义的重言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重言词。古今汉语工具书(包括本书)中所收的重言词,也多指这种广义的重言词。即使是专收联绵词的《联绵字典》,其所收重言词,也不尽是双音单纯词,其中含有不少与其单字意义相同、相近或相关的重叠词。书中所收实质上也是广义的重言词,不过比其它词书严格些罢了。

必须指出,重言词的所谓“重叠”,以词为范围,或者为词的一部分,它不包括一个以上的词。以下几种情况的重叠字“形同实异”,均不能称之为重言词:

一是字面相同,但两字或音同义不同,或音、义皆有别,两字不是组成一个词,而是一个短语。如:

《荀子·王制》:“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唐杨倞注:“使人一于职业。”这里的“农农”、“士士”、“工工”、“商商”虽然从字面上看是重叠,但它们不是词而是主谓式短语。

《公羊传·僖公十七年》:“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史记·淮阴侯列传》:“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这里的“恶恶(wù è)”、“善善(shàn

shàn)、“将将(jiàng jiàng)”其义分别为“憎恨邪恶”、“褒扬美好”、“驾驭将领”。它们是动宾式短语,而不是一个词。

二是口吃者说话多重字,除众所周知的已成为成语的“期期艾艾”中的“期期”和“艾艾”外,其它作品中的口吃重字,一般都不能称之为重言词。

三是独词句的并列组合或句子中某一成分的多次重复。如:

《世说新语·赏誉下》:“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来来!此是君坐。’”又《任诞》:“于是贲牛酒诣道真,道真曰:‘去去!无可复用相报。’”宋陆游《钗头凤》词:“一怀愁绪,几多离索。错错错。”又:“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元关汉卿《蝴蝶梦》第三折:“我我我一匙匙都抄遍,你你你胡噎饥,你你你润喉咽。”清黄遵宪《出征歌》:“今日死生求出险。敢敢敢。”又:“雪耻报仇在今日。必必必!”又:“打破天荒决人胜。胜胜胜。”等等。

这里的“来来”、“去去”、“错错错”、“莫莫莫”、“敢敢敢”、“必必必”、“胜胜胜”,以及小说或口语中常见的“报报报”、“罢罢罢”、“好好好”等,都是由独词句并列组成,实质上是几个独词句的紧缩;“我我我”、“你你你”则是句中主语成分“我”、“你”的重复;它们虽然也有加强语势的作用,但都不具有约定俗成的、独立的形式,其中的一些三字连用,如果不是受韵律的限制,它们各自可能只重复一次或重复更多次,因而都不能称之为重言词。

须要说明的是本书中对这一类并非重言词的重叠字,也酌予收录,在双音节词头下予以解释,列引书证。其目的是把它们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和语言知识进行介绍,而决没有把它们作为“重言词”的意思。

重言词的结构形式

重言词虽然是由单字(单音节)的重叠使用而形成,但由于汉语词汇的发展源远流长,一词多义的现象大量存在,汉语古今语法结构变化颇大,重言词在使用过程中,其具体形式也不仅仅是两个字叠用而已。汉语中重言词使用过程中主要构词形式有:

一、单独成词的,指由单字重叠使用而成的词,即AA式,本文上举的狭义的重言词和广义的重言词中许多词例,都属于这种类型。如前所说,这类词是汉语中重言词的主体。

二、两个重叠的双音形式习惯上连用,构成AABB型词。这类词在汉语中使用较多,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500余条。

这种AABB型的两两重言结构,依其构成形式,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双音词的扩张式,即由并列或不并列的双音词AB重言而成AABB。如:巴巴结结、凄凄合合、风风韵韵、浩浩荡荡、和和气和、间间关关、老老成成、徘徊徘徊、依依约约、意思意思等。

第二种情况,不是由双音词重言而成,而是习惯上两两连用。如:丁丁列列、花花绿绿、家家户户、婆婆妈妈、噼噼喳喳、乞乞缩缩、三三两两、十十五五、他他籍籍、偷偷摸摸等。

第三种情况,就是两两相重的词,是由含重字的三字结构重言而成,即由ABB型重言而成AABB型。如:粗粗刺刺、大大咧咧、干干巴巴、闹闹哄哄、扑扑簌簌、毛毛腾腾、羞羞答答、皱皱巴巴等。

必须指出,在AABB型词结构中,由AB重言而得到的AABB型词,其中AB有相当数量

是双声或叠韵词。

由双声 AB 重言而成 AABB 的,如:斑斑驳驳、奔奔波波、仓仓卒卒、抽抽搐搐、踌踌躇躇、耿耿待待、端端的、丁丁东东、含含糊糊、依依约约等。

由叠韵 AB 重言而成 AABB 的,如:安安闲闲、蓓蓓蕾蕾、瑞瑞磷磷、沧沧凉凉、缠缠绵绵、猖猖狂狂、倘倘佯佯、间间关关、徘徊徊、意意思思等。

在 AABB 型词中,还有一些可以倒言为 BBAA 的词,这类词 AA、BB 结合较为松散,且大多可以单独作词或词缀使用。如:眷眷勉勉—勉勉眷眷、战战兢兢—兢兢战战、清清净净—净净清清、怏怏惚惚—惚惚怏怏、沫沫丢丢—丢丢沫沫、呆呆邓邓—邓邓呆呆等。

三、两个重叠字不单独成词,而是和其他单音、双音或多音形式结合构成词或词语,在汉语中作为一个整体使用。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两个重叠字作词头,即加在另一个单音词素的前面,构成 AAB 型。

这类词多为偏正格,其中构成名词者为数不少,如:毛毛虫、喇喇蛄、锯锯藤、马马菜、眊眊眼、吝吝肩、碰碰车、塔塔米、朦朦亮、清清早等。

还构成一些可作谓语的动词、形容词性的词,如:安安然、嗷嗷叫、梆梆硬、笔笔挺、冰冰冷、澄澄亮、簇簇新、的的圆、绯绯红、勃勃跳等。

也有构成象声词、感叹词的,如:冬冬乍、彭彭乍、乒乒响、乒乒乓、呀呀乎、耶耶乎等。

构成副词的较少,只有“几几乎”等极少几例。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AAB 结构形式的词约有 700 余条。比起 ABB 结构形式的词要少得多。

2、两个重叠字作词尾,即加在另一个单音词素的后面,构成 ABB 型。

这种 ABB 型结构形式的词,以形容词、象声词为多,在句子中作谓语或修饰语。其中的“BB”有点儿像形容词的比较级。把叠音形式的 BB 放在同义的单音形式的 A 后面,对原义有加强形容的作用。如雄赳赳、直挺挺等。在使用中,有用来绘景的,如“乱烘烘”,是把“乱”的情景绘画出来;有拟声的,如“哗啦啦”,表示前一种声音短促,后一种声音是连续的。

ABB 型结构的词,以词素 A 为形容词性成分的最为常见,如:白皑皑、黑黢黢、淡巴巴、明摆摆、硬邦邦、凶暴暴、粗坳坳、冷冰冰、干剥剥、新擦擦、宽敞敞、嫩绰绰、苦耿耿、亮堂堂、雄赳赳、直挺挺等。

词素 A 为名词性成分的,如:骨捋捋、口叭叭、眼巴巴、虎彪彪、汗涔涔、意迟迟、木楚楚、鬼促促、筋叨叨、毛嘟嘟、烟扛扛、蜡光光、肉夯夯、痰吼吼、粉乎乎、水济济等。

词素 A 为动词性成分的,如:叫吡吡、笑蔼蔼、抖包包、扯绷绷、羞惨惨、打喳喳、定得得、颤抖抖、立陡陡、嗔忿忿、哭叽叽、扑楞楞、吸哩哩、滴浏浏、甩飘飘、劳攘攘等。

词素 A 为象声词性成分的,如:咯蹦蹦、唻剥剥、可捕捕、哗擦擦、嗑叉叉、嗒答答、呼哧哧、响当当、扑登登、咕咚咚、鸣都都、唢啦啦、咣唧唧、索琅琅、噗楞楞、浙零零等。

词素 A 为数词性成分的,如:一般般、一尘尘、一攒攒、一丁丁、一哈哈、一忽忽、一即即、七林林、独苗苗、二甩甩、一沓沓、几条条、一哇哇、一屑屑、一星星、二醺醺等。

ABB 型结构的词约有 4100 余条,属于名词性质的如油珠珠、水咕咕、叫哥哥等很少,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3、两个重叠字和另一个双音形式或多音形式结合构成词语(多为成语),有如下几种情况:

(1)重叠字为四字词语的后两字。如:文质彬彬、大名鼎鼎、天网恢恢、人心惶惶、妙手空空

空、众目睽睽、不甚了了、气息奄奄、喜气洋洋、小心翼翼等。

(2)重叠字为四字词语的前两字。如:多多益善、岌岌可危、历历可数、莘莘大端、头头是道、心心相印、欣欣向荣、循循善诱、振振有词、作作有芒等。

(3)重叠字作四字以上的成语中的成分。如:急急如律令、行不得也哥哥等。

这里须要说明的是,在 AAB 和 ABB 型结构的词中,有的是由复合词重言扩展来的,即 AB 重言而为 AAB、ABB。如上举诸例的干干净净、亮堂堂、好生生、来往往等,分别是由干净、亮堂、好生、来往等词重言扩展来的。有些词还可以扩展为两两相重的四字词语,如干干净净、亮亮堂堂、来来往往等,前面已经述及,这里不再赘述。

须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虽然我们强调 AABB、AAB、ABB 型词和含叠字的成语在汉语中多作为一个整体使用,但由于汉语语言用法灵活,词性也经常发生转化,每有 AA、BB 单独作为词使用的情况,其词义或者和原词语词义相同、相近,或者另有他义。这种情况,例子甚多,限于篇幅,这里也不一一赘述了。

须要说明的第三个问题是,虽然我们指出重言词即叠音词,两重叠字读音相同。但在实际语言中,凡重言词,只要细辨其音,构成“重言词”的两个词素或三、四个词素,在音值上并不全等(有些词素音值好像相等,盖属耳感)。其大体变化为:AA 型词,一般前一 A 读本音,后一 A 读轻声;A 为上声字,一般前一 A 变阳平,后一 A 读本音;在一些方言中,则有“连续变调”,即前一 A 变为上声,后一 A 变为入声。ABB 的 BB,一般读阴平声。由 AB 重言成为 AABB 型结构的词,中间两字一般为轻音,尾字为重音;如 AB 的 B 原来为轻音,则重叠后第四字变成阴平,重音。这些读音上的变化,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每一重言词头上标出。这一点已在凡例中说明,这里也不再赘述了。

须要说明的第四个问题是,根据汉语构词法,双音节词 AB 还可扩展为 ABAB(如“悠哉悠哉”)和 A 里 AB(如“慌里慌张”)两种格式的词,它们虽然和 AA、ABB、AAB、AABB 型词同属于汉语构词法中的重叠格,但在词的格式上毕竟有明显的区别。本书中不收这两种格式的词,本文对此也不再讨论。

重言词的词类

汉语词汇分为实词、虚词两大类,重言词的词类同样也分为实词、虚词两大类。就词的重叠使用而言,以实词的重叠使用较多,本文也侧重于讨论实词的重叠使用情况。

实 词

1、名词

重言的名词,有些是专有名词,有些是单音节名词或双音节名词的重叠使用。

(1)表示人或事物的词

表示民族、姓氏、人名,如:芮芮、茹茹、脱脱、拔拔、田田、钱钱等。

表示山名、水名、国名,如:云云、亭亭、决决、净净、盘盘、蠕蠕等。

表示称谓,如:爸爸、妈妈、爷爷、姨姨、宝宝、乖乖等。

表示动、植物名,如:狍狍、禺禺、蚩蚩、罗罗、摄摄、锁锁等。

表示神仙、精怪,如:七七、佉佉、鸿鸿、醋醋、飞飞等。

表示物体,如:瑟瑟、醅醅等。

表示泛指的一些单音节词重叠后和量词重叠相似,表示“每×”或包括“每×”在内的总体,如:人人、家家、事事物物等。

有些单音节名词重叠,方言中或表该物,或表“物小”之义,如:碗碗、桌桌、袋袋、缝缝、洞洞、盆盆、圈圈、眼眼(有的后面加儿或囤)等。

有些表示人或事物的词,或者两两重叠连用,或者由AB重言成为AABB型词,其意或为泛指,或谓人或物之多。如:男男女女、子子孙孙、帝帝王王、边边沿沿、车车马马、瓜瓜菜菜、豆豆果果、蓓蓓蕾蕾等。

有些表示抽象事物的双音词,重叠后一般不再作为名词使用的,可作谓语或修饰语,转化为其它词类。如:标标准准、意意思思等。

(2)时间词

表示时间的词,重叠后一般表示“每×”或经常。如:年年、日日、朝朝、暮暮、夕夕、昔昔等。

(3)方位词

单个的方位词单独重叠使用的甚少,一般对举重叠作用,表示“到处”的意思。如: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等。

2、动词

重言词中的动词,多为单音节动词的重叠使用,其义表示动作的重复进行。据前辈学者考证,上古无动词重言之例。《诗·周南》中之“采采卷耳”、“采采芣苢”之“采采”,义为“众盛之貌”,旧说“非一采”或“采而不已”非是。动词的重叠使用,最早见于东汉以来流行的古诗中,如“行行”(《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恨恨”(《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恨恨那可论”)等,此后重言之动词才不断出现于诗文作品中,特别是古今口语中。其义因文而异,或表示动作延续的时间较长或动作的经常性;或表示动量小或动作时间的短暂,有“×一×”或“试着×一下”的意思。如:包包、尝尝、吹吹、叨叨、听听、采采、捧捧、请请、想想、写写、会会、混混、借借、救救、试试、吃吃、读读、歇歇、学学、摘摘等。

动词还有一种两两重叠词连用的情况,表示两种动作的反复交替进行。如:奔奔走走、蹦蹦跳跳、比比划划、拨拨转转、补补联联、说说笑笑、打打闹闹、钩钩剔剔等。

趋向动词重叠使用,单音节词重叠使用的,如去去,为离去,有越去越远之意;更常见的是两个相反方向动词的两两重叠使用,如来来去去、上上下下、进进出出等,表示两个不同方向动作的反复进行。

3、形容词

重言词,特别是其中的双音单纯词,多为“形况”之词,即多为形容词,各种汉语工具书(含本书)所收重言词中,形容词所占比重最大。本文第一部分所举的一些双音音纯词,也大多为形容词。形容词的重叠使用,一般都表示对本义的加强。

形容词重叠使用主要有AA型、AABB型和ABB型、AAB型几种类型。

AA型,如:大大、小小、高高、方方、好好、坏坏、甜甜、热热、快快、慢慢、猛猛、急急等。

AABB型,如:安安静静、暗暗淡淡、白白净净、板板正正、标标致致、驳驳劣劣、灿灿烂烂、猖猖狂狂、干干净净、糊糊涂涂、漂漂亮亮、清清楚楚等。

ABB型,前文重言词构词形式中介绍了不少ABB结构的词,其中绝大部分是形容词。ABB型形容词中的“BB”表示状态,在修辞上有描绘景况的作用。这种ABB结构的组成大体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词素A和本义相同或相近的BB结合,如:白皑皑、黑黢黢、粗坌坌、恶狠狠、冷冰冰、乱嘈嘈、惊诧诧、长撵撵、宽敞敞、憨痴痴、亮堂堂、红彤彤等。

第二种,词素A和在其他语言环境中可以单独使用、其本义和A本义并不相同的BB结合,如:笑蔼蔼、红彪彪、恶丕丕、木楚楚、软垂垂、霉绰绰、俏蹉蹉、大耿耿、青耿耿等。

第三种,词素A和原本作虚词使用的B重叠后的词素BB或不能单独使用、只作为词尾的BB结合,如:懋兮兮、潮乎乎、白铎铎、软贡贡、蓝欧欧、杂樵樵、大设设、痒西西等。

AAB型形容词,如冰冰冷、梆梆硬之类,数量很少,用法和ABB型相似,这里就从略了。

4、数词

重言词中的数词,多为表示数量的基数词的重叠使用,如:一一、二二、三三、五五、七七、九九、千千、万万、亿亿、垓垓以及三三五五、千千万万、七七八八等,一般都各有特定的释意。或表示逐一,或表示多数,或为成语,除个别表示确定的数量关系,大多都不再表示确定的数量。

表示概数和不定数量的词如“些”,可重叠为“些些”,仍表示不定数量。但这类词极少。

5、量词

重言词中的量词,多由单音节量词重叠使用而成,重叠后表示“每一”或“逐一”的意思,包括所有的数量在内。

物量词重叠,如:个个、只只、块块、条条、双双、件件、般般、品品等。

动量词重叠,如:次次、回回、遍遍、番番、阵阵、遭遭等。

有些从名词转化而来的量词也可以重叠,如刀刀、枪枪、家家、户户、家家户户等,它们和名词的重叠相类似。

6、代词

重言词中的代词,多由单音节代词重叠使用而成。代词能重叠使用的单音节词很少,元曲中和口语中虽然也有人称代词我、你、他多字叠用者,但那都不是真正的重言词。比较常见的代词重叠式有尔尔、我我(人称代词,常连用为“尔尔我我”)、谁谁(疑问代词)、某某、这这、那那(指示代词)等。这些重言词一般表示泛指、不定指。

虚 词

重言词中的虚词,除象声词中有一定数量的双音单纯词外,其他多为单音节虚词的重叠使用。而且,除副词、语气助词、叹词、象声词有重叠词外,其他虚词重叠者甚为罕见。

1、副词

副词重叠使用,主要起强调作用,比较常见的副词重叠的有:

表示程度的:最最、顶顶、略略、稍稍等。

表示范围的:总总、统统、仅仅等。

表示时间的:刚刚、将将、渐渐、常常、往往等。

表示肯定或否定:准准、不不、没没、莫莫等。

表示重复和连续:再再、重重、屡屡等。

表示语气的:可可、偏偏、恰恰等。

2、助词

助词中,结构助词的、地、得等,时态助词着、了、过,都不能重叠使用。语气助词重叠使用者有耳耳、尔尔、矣矣、耶耶、云云、焉焉等。其中有些语助词重叠后作词缀,如煞嘛嘛、傻乎乎、病兮兮中的“嘛嘛”、“乎乎”、“兮兮”等。

3、叹词

由于叹词能独立成句,叹词重叠,主要也是加强语气。常见的重言叹词有啊啊、呀呀、唉唉、哎哎、呸呸、喂喂、嗯嗯等,表示较强程度的感叹或呼唤应答。有的也作为词素和其他词素构成 ABB 型的词语(这种 ABB 式,结构相对要松散一些),如哎哟哟、呵呀呀、气呼呼等。

4、象声词

摹拟事物声音的重言词,在重言词总量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其构词形式,既有 AA 型(如前所言,AA 型词汇中,既有双音单纯词,也有由单个象声字重叠而成之词),也有 ABB 型、AAB 型和 AABB 型。

AA 型:啾啾、隆隆、逢逢、嗡嗡、淙淙、冬冬、趑趑、囁囁、啮啮、淅淅等。

ABB 型:咯啦啦、可擦擦、喳喳叉、嗒答答、吉当当、扑咚咚、轧噶噶、哗啦啦等。

AAB 型:蹦蹦响、乒乒响、噗噗铿、剔剔打等。

AABB 型:必必剥剥、兵兵扑扑、嗒嗒啮啮、冬冬咙咙、咕咕聒聒、轰轰隆隆、龙龙冬冬、霹霹叭叭、噼噼喳喳、淅淅沥沥等。

必须指出,上列所言重言词的词类及各类词之重叠使用,只是就某一方面一般情况而言。实际上由于汉语词汇用法的灵活性,一词多义、一词有多种语法功能的情况几乎普遍存在。如“蚩蚩”,本为形容词,有“敦厚”和“愚昧无知”之义,但它还被用来指代“敦厚或愚昧无知之人”,即用如名词,还可作象声词;在句子成分中,既可作谓语、修饰语,也可作主语、宾语。又如,动词性的“啞”,重叠而成的“啞啞”可作名词用;形容词性的“明”,重叠而成的“明明”可作副词用;数词性的“万”,重叠而成的“万万”可作副词用;等等。这类情况限于篇幅,本文就不一一列举讨论了。

了解、研究重言词的意义

重言词是汉语中结构特殊的一类词。据不完全统计,各种类型的重言词语有 7600 条之多,在汉语词汇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我国古代的《尔雅》、《说文解字》、《广雅》、《玉篇》、《广韵》、《集韵》、《康熙字典》等训诂书、字书、韵书著作,近现代的《辞通》、《联绵字典》、《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中文大辞典》、《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等字书、词书及一些方言著作,都收有相当数量的重言词。专收重言词的著作则有明杨慎的《古音复字》,明方以智的《通雅·释诂·重言》和清史梦兰的《叠雅》。重言词产生、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方面,我国的历代文人学子在著述中不断使用和创造出重言词;一方面,一些学者则搜集、整理、研究重言词。这可以说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和优良传统。今天学习和掌握重言词,了解和研究重言词的构词形式、语法特点和修辞作用,了解和研究重言词(双音单纯词)与其双声、叠韵变迤词音、义上的内在联系,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汉语语言,正确地使用汉语语言来描摹事物、表达感情、反映

生活,加强作品的描写效果,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一、关于重言词的繁衍

我国历代文人学子在著述、创作过程中,根据汉语因声求义和双声、叠韵构词的特点,或因避免和前人重复、雷同,或因词语句式上对称或对仗的需要,或为更准确地表达文意和思想感情,利用已有的重言词,衍造出大量的同音词和双声、叠韵联绵词。试举例如下:

1、同音衍造

AA型。如:

灼灼、灼灼、焯焯。三字并音 zhuo,《广韵》之若切,入声药韵,古音药部,照母。“灼灼”出《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广雅·释训》:“灼灼,明也。”“灼灼”见唐舒元與《牡丹赋》:“灼灼妖妖,透透迤迤。”“焯焯”见唐韩愈《太学生何蕃传》:“司业、祭酒撰次蕃之群行焯焯者数十余事,以之升于礼部而以闻于天子。”“灼灼”状桃花、“灼灼”状牡丹,二者同义;“焯焯”状人德行“显著,昭然”,为灼灼“明”义之引申,三词实为一源。

丁丁、叮叮、玎玎、钉钉、舂舂。“丁丁”作象声词见《诗·周南·兔置》:“椹之丁丁。”唐陆德明释文:“丁,陟耕切。”今拼音为 zhēng,《广韵》为中茎切,平声耕韵,知母;丁,又音 dīng,《广韵》当经切,平声青韵,端母。但二音之古音相近,同为耕部、端母。作象声词之“叮叮”、“玎玎”、“钉钉”、“舂舂”,分别见于元明著作(书证从略)。丁、玎、钉,其单字《广韵》并为当经切;舂,《字汇补》东汀切。四字都为平声青韵、端母,其古音以理推之,与“丁”同为耕部、端母。丁丁、叮叮、玎玎、钉钉、舂舂等词音义并同,为同源之词。

ABB型。如:

登登作词尾(不登登、呆登登、圪登登等),和登登同音(ABB式中的BB一般读阴平声。下同)的邓邓、澄澄、螳螳、橙橙、磴磴、蹬蹬、蹬蹬都用作词尾(书证例从略)。

乎乎作词尾(白乎乎、毛乎乎、热乎乎等),和“乎乎”同音的呼呼、忽忽、胡胡、糊糊、糊糊、虎虎、唬唬、互互、穀穀都用作词尾(书证例从略)。

AABB型。如:

马马虎虎,形容人草率,不细心。和它音同或音近而义相同的有马马糊糊、妈妈虎虎、麻麻呼呼、麻麻糊糊、吗吗糊糊等(书证例从略)。

象声词的脞脞膊膊,后来也用音同或音近的哔哔剥剥、毕毕剥剥、辟辟叭叭、燂燂剥剥、燂燂磳磳、燂燂炆炆、磳磳磳磳、辟辟剥剥、碧碧薄薄、碧碧卜卜、壁壁剥剥、必必剥剥、必必剥剥、必必拨拨、驳驳拨拨作象声词(书证例从略)。

2、双声、叠韵变造

涟涟,见《诗·卫风·氓》:“泣涕涟涟。”唐陆德明释文:“涟涟,音连,泣貌。”后起之涟落、涟沔(出处引文略。下同)与涟涟同义,为涟涟双声相变之词。

涟,《广韵》力延切,来母;落,《广韵》卢各切,来母,涟落双声。沔,《广韵》如之切,日母,古音与来母同为舌音(一说日母归入泥母),声近,涟沔为旁纽双声(按本文中双声,即指正纽双声。王力《同源字典》中之准双声、旁纽、准旁纽、邻纽,本文统称为旁纽双声)。

萋萋,见《诗·周南·葛覃》:“维叶萋萋。”毛传:“萋萋,茂盛貌。”后起之萋芊、萋蒨、萋且、萋迷,与其义相同或相近,为其双声、叠韵变造衍生之词。

萋,《广韵》七稽切,平声齐韵,古音脂部,清母;芊,《广韵》苍先切,清母,萋芊双声。蒨,《广韵》仓甸切,古音元部,清母,萋蒨双声,且萋、蒨为脂元旁对转。且,唐陆德明释文谓“七序反”,

清母,萋且双声;又《广韵》谓“且”为子鱼切,精母,与萋之清母同为齿音,萋且为旁纽双声。迷,《广韵》莫兮切,平声齐韵,萋迷叠韵。

猗猗,见诗《卫风·淇奥》:“绿竹猗猗。”毛传“猗猗,美盛貌。”后起之猗蔚,猗猗、猗猗、猗猗、猗猗,义与“猗猗”相同或相近,为猗猗双声、叠韵变通之词。

猗,《广韵》於离切,平声支韵,古音歌部,影母;蔚,《广韵》於胃切,影母,猗蔚双声。猗、猗、猗、猗,《集韵》并乃倚切,古音歌部,猗猗、猗猗、猗猗叠韵。靡,《广韵》文彼切,古音歌部,猗靡叠韵。

迟迟,见《诗·邶风·谷风》:“行道迟迟。”毛传:“迟迟,舒行貌。”后起之迟滞、迟徐、迟留、迟顿、迟钝、迟鲁、迟夷、迟回、迟缓,其义与迟迟相同或相近,或为“舒行貌”之引申义,它们都是“迟迟”的双声、叠韵变通词。

迟,《广韵》直尼切,平声脂韵,澄母,古音脂部,定母;滞,《广韵》直例切,澄母,迟滞双声。徐,《广韵》似鱼切,邪母齿音,与“迟”之定母舌音邻纽,迟徐为旁纽双声。留,《广韵》力求切,来母,古音定、来母同为舌音,迟留为旁纽双声。顿,《广韵》都困切,古音文部,端母,迟顿为旁纽双声,且迟、顿为脂文旁对转。钝,《广韵》徒困切,定母,古音文部,迟钝双声,且迟、顿为脂文旁对转。鲁,《广韵》郎古切,来母,与迟之澄母中古同为舌音,迟鲁为旁纽双声。夷,《广韵》以脂切,平声脂韵,迟夷叠韵。回,《广韵》卢恢切,平声灰部,古音微部,迟、回为脂微旁转。缓,《广韵》胡管切,古音元部,迟、缓为脂元旁对转。

以上这些例子告诉我们:

一个重言词,通过音、声、韵的变通可以衍生出一个、两个或多个义同、义近或义相关的新词。这些新词和原来的重言词构成音、形、声、义密切相关的一组同源词。

一个重言词可以变通衍生出一组义同或义近的联绵词,这是浩如烟海的汉语词汇中一类词的构词特点。重言词和它所变通衍生出的词汇可以统称为重言词系列词汇。了解重言词产生、繁衍、发展的这个特点,将加深我们对汉语词汇形成的规律性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把复杂的浩瀚的词汇分门别类、化繁为简而得其统绪;对我们研究重言词系列词汇的训诂,更能起到由此及彼、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很明显,我们只要知道某一重言词系列词汇中某一词的词义,就等于知道了这一系列词汇的词义。在阅读古籍过程中,遇到不熟悉的双音节词,如果两个字存在某种声韵上的关系,我们就可以通过已知的和它相关的重言词或其它声转、韵转词相互比较,来推求它的词义。

二、关于重言词的主要修辞功能

重言词的修辞功能主要是摹状。用重言来描摹事物的颜色、形状、声音或人的某种心理状态,能增加叙述的形象性和真实感,产生超乎寻常的艺术效果。我国古代的许多文学作品,如《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小说和其他一些著作中,有大量的重言词;许多传世佳作、名言警句也都含有重言词语。可以说,重言词的运用是我国汉语语言作品中的一大特色。

汉语修辞手法中的摹状,依其描绘的内容,大体可分为摹色、摹形、拟声和描写心理状态几类。

摹色,就是描绘事物本身特有的颜色。如:

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花。(晋陶潜《拟古》)

辉辉朱烬,焰焰红荣。(北周庾信《灯赋》)